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詩品譯注

〔梁〕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

中华

詩品譯注

〔梁〕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品译注/(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17.9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ISBN 978-7-101-12625-9

I. 诗… II. ①钟…②周…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理论-中国②《诗品》-译文③《诗品》-注释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6581号

-
- 书 名 诗品译注
著 者 [梁]钟 嵘
译 注 者 周振甫
丛 书 名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9月北京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3 $\frac{3}{8}$ 插页2 字数75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625-9
定 价 12.00元
-

目 录

前言

《诗品》的笺注和研究·····	1
钟嵘的身世·····	3
对《诗品》的评论·····	4
《诗品》的杰出成就·····	5
论《诗品》的品陶等次·····	6
《诗品序》的分合·····	8
诗品序·····	15

上品

古诗·····	32
汉都尉李陵·····	34
汉婕妤班姬·····	35
魏陈思王植·····	37
魏文学刘桢·····	38
魏侍中王粲·····	39
晋步兵阮籍·····	41
晋平原相陆机·····	43
晋黄门郎潘岳·····	44
晋黄门郎张协·····	46
晋记室左思·····	48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	49

中品

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	52
魏文帝	53
晋中散嵇康	55
晋司空张华	56
魏尚书何晏 晋冯翊守孙楚 晋著作王赞	
晋司徒掾张翰 晋中书令潘尼	58
魏侍中应璩	59
晋清河太守陆云 晋侍中石崇 晋襄城太守	
曹摅 晋朗陵公何劭	60
晋太尉刘琨 晋中郎卢谌	62
晋弘农太守郭璞	63
晋吏部郎袁宏	64
晋处士郭泰机 晋常侍顾恺之 宋谢世基	
宋参军顾迈 宋参军戴凯	65
宋征士陶潜	66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	67
宋豫章太守谢瞻 宋仆射谢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征君王微 宋征虏将军王僧达	68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	69
宋参军鲍照	71
齐吏部谢朓	72
齐光禄江淹	73
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丘迟	74
梁太常任昉	75
梁左光禄沈约	76
下品	
汉令史班固 汉孝廉邴炎 汉上计赵壹	78

魏武帝 魏明帝	79
魏白马王彪 魏文学徐幹	80
魏仓曹属阮瑀 晋顿丘太守欧阳建 晋文学 应璩 晋中书令嵇含 晋河内太守阮侃 晋侍中嵇绍 晋黄门枣据	82
晋中书张载 晋司隶傅玄 晋太仆傅咸 晋 侍中缪袭 晋散骑常侍夏侯湛	83
晋骠骑王济 晋征南将军杜预 晋廷尉孙绰 晋征士许询	85
晋征士戴逵 晋东阳太守殷仲文	87
宋尚书令傅亮	87
宋记室何长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晔	88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铄 宋建平王宏	89
宋光祿谢庄	90
宋御史苏宝生 宋中书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 令任昙绪 宋越骑戴法兴	90
宋监典事区惠恭	91
齐惠休上人 齐道猷上人 齐释宝月	91
齐高帝 齐征北将军张永 齐太尉王文宪	93
齐黄门谢超宗 齐浚阳太守丘灵鞠 齐给事 中郎刘祥 齐司徒长史檀超 齐正员郎钟 宪 齐诸暨令颜则 齐秀才顾则心	94
齐参军毛伯成 齐朝请吴迈远 齐朝请许瑶之	95
齐鲍令暉 齐韩兰英	96
齐司徒长史张融 齐詹事孔稚珪	96
齐宁朔将军王融 齐中庶子刘绘	97
齐仆射江祐 祐弟祀	98

齐记室王少 齐绥远太守卞彬 齐端溪令卞铄	98
齐诸暨令袁嘏	98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 梁中书令范缜	99
梁秀才陆厥	99
梁常侍虞羲 梁建阳令江洪	100
梁步兵鲍行卿 梁晋陵令孙察	100

前 言

《诗品》的笺注和研究

钟嵘《诗品》有陈延杰《诗品注》，有《跋》，称：“唯明胡应麟《诗数》，辩证至数十则，皆玩而核实者。其后王士禛著《诗话》，极论其品第之间，多所违失。”“惟觉曹瞞之悲壮，彭泽之豪放，当列上品，与阮亭若甚符合。其余各家，不劳改置，差可为定品焉。”《跋》作于1925年7月。陈注于下品戴逵条注，称《诗品》有脱文，无评戴逵语，家藏明抄本不脱，用补其缺。陈注改《诗品序》为《总论》。注后附录《诗选》，选《诗品》所评各家诗。后附《南史·钟嵘传》及《跋》。又有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作于1925年冬。未刻。见陈延杰《诗品注》，即在《发凡》之末，指出陈注之疏。陈注草创，不免有疏。古直论陈注之疏写于1927年冬。1928年，在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制版。古笺不用陈注《总论》，称《诗品序》。有《发凡》，评论《诗品》。对《诗品》脱文不补。《诗品笺》出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1年10月出版陈延杰《诗品注》，《出版说明》称：“注本前曾由开明书店出版，最近注者吸收他人所提意见，在旧注的基础上作了较全面的订补，由我社重排印行。”陈注已经补正了初版的疏漏。

1948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有《诗品之品第陶诗》节，对《诗品》之品陶有所论述，足正注家维护《诗品》品陶之失。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钱先生补订本《谈艺录》，于目录中删去《诗品之品第陶诗》，以附于《陶渊明诗显晦》节，复有补

订。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钱先生《管锥编》,有专论《诗品》章节,发各家之所未备,极为精辟。

1987年10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专业,王运熙教授指导博士生曹旭作《钟嵘诗品研究》,有《钟嵘身世考》、《诗品版本源流考》、《钟嵘诗品校考》、《诗品品语发微》、《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理论的影响》等章节。曹旭博士作《钟嵘身世考》,曾亲至河南颍川长社遍访耆旧,觅得钟家所藏《钟氏家谱》,考明钟嵘身世。曹旭博士的《诗品版本源流考》,“寻访版本于海内,书函商榷于东瀛,旁搜远讨”,得版本50种。曹旭博士的《钟嵘诗品校考》,参黄丕烈校《退翁书院钞本》、郑文焯、傅增湘校《津逮秘书》本,并及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及《校证补》,法国陈庆浩《钟嵘诗品集校》。又“在《源流考》基础上,以元延祐七年《群书考索》本为底本,选择不同系统有代表性的版本,参以类书、笔记、诗话数十种,兼采诸家之说,酌以陈延杰《诗品注》所补脱文,校而考之。”曹旭博士的研究论文中,又有《日本的〈诗品〉研究会》节,称“从昭和三十七年诗品研究会成立,到昭和五十三年研究成果出版,中国的《诗品》及其研究者正接受种种意想不到的磨难。民国十六年、十八年出版《诗品》注释的老专家陈延杰、许文雨正被抽查、批斗致死。陈延杰家藏明抄本《诗品》亦毁于十年劫火,‘四人帮’固然是学术的罪人,而安定、开放的社会环境是学术研究赖以存在的阳光和空气。”

现在译注《诗品》,考究钟嵘的身世,校订《诗品》的原文,有赖于曹旭博士的考校。注释《诗品》,参考陈注和古笺。论定《诗品》的价值与《诗品》的评陶,都引钱先生的评论。谨在这里对上引各家表示深切感谢。

钟嵘的身世

《南史·钟嵘传》：“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建武初，为南康王侍郎。”“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梁）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军朔记室，专掌文翰。”“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对传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遭，江淹才尽，范云名辈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弘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顷之，卒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史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按约才列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叠韵，里俗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这是陈延杰跋引《四库提要》来驳斥史说的错误。

关于钟嵘的出身，曹旭博士认为：“钟嵘出身士族还是庶族，近年成了研究者热门的话题。”“考察他的身世，不仅是《诗品》整体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把握他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而且是研究他社会地位和文学观念，阶级意识和理论思想，乃至三品论诗形式间关系的前提和出发点。曹旭博士亲至颍川长社，访得《钟氏家谱》，弄清了嵘祖、曾祖、高祖三代“史无其名”和“不可考”的问题。根据《家谱》：“钟嵘高祖钟靖，字道寂，为颍川太守；曾祖钟源，字循本，为后魏永安太守；祖父钟挺，字发秀，为襄城太守，封颍川郡公。”再查《新唐书》卷七十五《宰相世系表》：“……汉有西曹掾皓，字季明，二子迪、敷。迪，郡主簿，生繇、演。繇字元常，魏太傅，定陵侯。……过江仕晋，（雅）侍中。生诞，字世长，中军参军。生

靖，字道寂，颍川太守。生源，字循本，后魏永安太守。生挺，字法秀，襄城太守，颍川郡公。……”“根据《家谱》提供的资料，结合《后汉书》、《三国志》、《梁书》、《南史》、《新唐书》诸正史看，钟嵘出身士族是无庸置疑的。”又说到钟嵘十一世祖钟繇是魏太傅，封定陵侯。至晋，与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七世祖钟雅为晋侍中，护元帝渡江，掌握军政大权，故其士族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对《诗品》的评论

《南史·钟嵘传》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此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加辨正。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三，称“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这是评《诗品》论张华诗：“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按钟嵘是根据他所看到的晋诗对张华诗作出评论的，元好问用唐代温李诗作比来评，这是两个标准，标准不同，评论自异，可以不论。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梁钟嵘作《诗品》，……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这是批评钟嵘以陶渊明诗出于应璩的不当，实际上也会有钟嵘论某人源出某人的不当在内。特别推重《诗品》论某人源出某人这点的是清代章学诚。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

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其法出于刘向父子。）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章学诚特别推崇《诗品》的溯流别。推测章学诚的意思，想通过溯流别来研究诗歌的源流演变，这个用意是好的。但钟嵘的《诗品》并没有这个意思，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章学诚对他的赞美并不确切。

王士禛《渔洋诗话》：“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嵘以三品论叙作者，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曹植）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鷃之与鲲鹏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建安诸子，伟长实胜公幹，而嵘讥其‘以蒞叩钟’，乖反弥甚。至以陶潜出于应璩，郭璞出于潘岳，鲍照出于二张，尤陋矣，又不足深识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其论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这个说法比较确切，胜过章学诚的称美。又称“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也是确切的。不过对《诗品》的“妙达文理”，无所发挥。

《诗品》的杰出成就

论《诗品》之杰出成就，有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发凡》：“诗道之敝，极于齐梁。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金楼（萧绎）既叹乎前；趋末弃本，率多浮艳，黄门（颜之推）指斥于后。顾陈其病者虽有多家，示

其方者则惟仲伟。其方伊何？曰：自然而已矣。吟咏情性，何贵用事？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开宗明义，昭然若揭。”指出《诗品》之开宗明义，未及深入阐发。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1446页称：“谈艺之特识先觉，策勋初非一途。……而能于艺事之全体大用，高瞩周览，症结所在，谈言微中，俟诸后世，其论不刊。如钟嵘三品，扬扨作者，未见别裁，而其《中品·序》痛言‘吟咏情性，何贵用事’，则于六朝下至明清词章所患间歇热、隔日瘧，断定病候，前人之所未道，后人之所不易。盖西昆体之‘扨擗’、江西派之‘无字无来历’，因皆‘语无虚字’，‘殆同书抄’，疾发而几不可为；即杜甫、李商隐、苏轼、陆游辈大家，亦每‘竞用新事’，‘且表学问’，不啻三年病瘧，一鬼难驱。元稹《酬孝甫见赠》：‘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诗有别才非书’；钱秉镫《田间文集》卷一四《说诗示石生汉照、赵生文彬》：‘是故诗人者不惟有别才，抑有别学’；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七《仿元遗山论诗》：‘他山书史腹便便，每到吟诗尽弃捐，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是李龙眠’，又‘天涯有客好聆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莫非反复旧传之验方，对治重发之宿恙，以病因故，药亦大同焉。吴聿《观林诗话》载俗称‘诗有三百八病’，未识名目云何；补缀词事，奥僻繁密，的为诗患，应在此数。苟准西例，病名从辨证者之名，如‘安徒生疾’、梅逆耳斯征候之类，则谓诗病中有“钟嵘症”可矣。”

论《诗品》的品陶等次

陈延杰《诗品注》中品陶潜注一一，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称钟嵘《诗评》，陶潜列入上品。“是陶诗原属上品。迨至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也。”古直

《钟记室诗品笺》中品陶潜下注，引《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钟嵘《诗评》，称陶潜列入上品。“据此，则陶公本在上品，今传《诗品》列之中品，乃后人窜乱之本也。”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91页：“记室以渊明列中品，予人口实。一作笺者引《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云：‘钟嵘《诗评》：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又一作笺者亦引《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云：‘钟嵘《诗评》：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张协、潘岳、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据此一条，遽谓陶公本在上品，今居中品，乃经后人窜乱，非古本也。余所见景宋本《太平御览》，引此则并无陶潜，二人所据，不知何本。单文孤证，移的就矢，以成记室一家之言，翻徵士千古之案。不烦旁引，即取记室原书，以破厥说。记室《总论》中篇云：‘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而今本时有错乱，如中品晋张华，乃置魏何晏、应璩之前。作笺者以《御览》所引为未经窜乱之原本，何以宋之谢客，在晋之陶公之先，与自序体例不符。岂品第未乱，而次序已乱乎。则安知其品第之未乱也。且今本上品之张协，作笺者所引《御览》独漏却，而作笺者默不置一辞，何耶？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论皇甫曾有曰：‘昔孟阳之与景阳，诗德罔惭厥弟，协居上品，载处下流’，当即指《诗品》等次而言。可见唐时《诗品》上品有张协，与北宋初《太平御览》之上品无张协而有陶公者，果孰为古本哉。”“记室论诗，每曰‘某源出于某’，附会牵合，叶石林、王渔洋皆早著非议。然自具义法，条贯不紊。有身居此品，而源出于同品之人者：如上品王粲之本李陵，潘、张之本王粲，陆、谢之本陈思；中品谢瞻等五人之本张华，谢朓之本谢混，江淹之本王微、谢朓，沈约之本鲍照，其例是也。有身列此品，而源出于上一品之人者：中品魏文之本李陵，郭璞本潘岳，张、刘、卢三人本王粲，颜延本陆机；下品檀、谢七人本颜延，

其例是也。有身列此品，而源出于一同品、一上品之人者，鲍照本张华、张戴是也。若夫身居高品，而源出于下等，《诗品》中绝无此例。”“使如笺者所说，渊明原列上品，则渊明诗源出于应璩，璩在中品，璩诗源出于魏文，魏文亦只中品。”“恐记室未必肯自坏其例耳。记室之评渊明日：‘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竺意贞古，词兴婉惬’；又标其‘风华清靡’之句。此岂上品考语。固非一字之差，所可矫夺。记室评诗，眼力初不甚高，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高奇’，‘词采华茂’。故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居下品。宜与渊明之和平淡远，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华靡之句，仍囿于时习而已。”又 407 页引“晁景迂从苏、黄游，其《嵩山集》卷十四《和陶引辩》云：‘……梁钟嵘作《诗品》，其中品陶彭泽出于应璩、左思。’”“即征宋人所见《诗品》次第与今本同，而‘宋本’《御览》引文之不可尽据矣。”

这样看来，钱先生极推重钟嵘的诗论所谓“吟咏情性，何贵用事”，发千古诗人之病，是值得大力表彰的。而三品论诗，“扬扞作者，未见别裁。”“记室评诗，眼力初不甚高”，“仍囿于时习而已”。“记室论诗，论曰‘某源出于某’，”则“附会牵合”而已。钱先生对《诗品》，可以作为全面的论定了。至于《诗品》序言的分合，已见《诗品序》后，这里就不谈了。

《诗品序》的分合

梁代钟嵘的《诗品序》，《梁书》本传里载他的序，即上品前的序，不载他列于中品前和下品前的序，是《梁书》作者所见的《诗品序》，三篇序分而为三，不合而为一，故本传只载他列于上品前的序。但列于上品前的序，又非专谈上品的诗，是从诗的创作谈起，谈到先秦诗中的五言句，也谈到后汉班固的《咏史》诗，曹公父子的

五言诗,晋代的玄言诗,直到梁代的诗。如班固、曹操的诗都列在下品,并非专谈上品的诗。所以《梁书》本传只称它为《诗品》序,不称它为上品序。那末这篇应为《诗品》全书的序,非《诗品》上品的序。把这篇作为《诗品》上品的序是不确的,作为《诗品》全书的序,是恰当的。

再看中品的序,开头说:“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论次。”后面又说:“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倚摭利病,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这个开头像指上品诗人,这个结尾,像指全书的凡例,都不在讲中品诗人。这篇中品序主要谈到:“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下引“思君如流水”,是下品徐幹《室思》中的诗句,“高台多悲风”,是上品曹植《杂诗》中的诗句,“明月照积雪”,是上品谢灵运《岁暮》中的诗句,却没有引中品诗人的诗句。是不是中品诗人没有这样不用事的写景句呢?当然不是。像他讲中品诗人陶潜的“日暮天无云”,也是不用事的写景句。他对中品诗人的写景句一句不引,说明这个序不是为中品诗人写的。

再说这写中品的序也不是为上品诗人写的,如引徐幹《室思》中的诗句,徐幹是下品诗人,不属于上品诗人。又说:“轻欲辨彰清浊,倚摭利病,凡百二十人。”这话也不是对上品诗人说的,因为上品诗人只有十二人,也不是对中品诗人说的,因为中品诗人只有三十九人。

再说这中品的序说:“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论次。”这话也不是对中品诗人说的,因为对中品诗人,他又分为轻重,在中品中,地位较重要的,一人一评,如魏文帝、嵇康、张华、郭璞、陶潜等;地位较次的,几人一评,如何晏、孙楚、王赞、张翰、潘尼五人一评。因此何晏是魏人,但因和晋孙楚等四人合在一起评,他

的位置就排在晋嵇康、张华后面,不符合以时代先后为次了。即这篇序不符合中品诗人的排列法。因此,这篇中品序,既不符合上品诗人,也不符合中品诗人。这里还有问题,如魏应璩是一人一评的,说明他在中品中比较重要,所以一人一评,那为什么又排在魏何晏、晋孙楚等五人合评的后面呢?原来陶潜诗在中品中比较重要,所以一人一评。陶潜出于应璩,陶潜既一人一评,所以应璩也不能不一人一评。但对应璩诗评,认为“善为古语”,那按照钟嵘的诗评标准,只能列入下等,但幸好还有“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所以列入中品。因此,他在中品中的地位,不如嵇康、张华,所以排在魏何晏等五人的后面了。

这样看来,这些中品诗人的排列次序,不符合中品序说的:“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论次。”这话不符合对中品诗人的排列,却符合对上品诗人的排列。那这篇中品序,是不是排在上品后面的上品序呢?因为古人的序,也往往排在正文后面的。也不是,因为中品序里讲的写景句有下品的徐幹,不属于上品者一;中品序里讲明“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这当然不是指上品诗人者二;又说“凡百二十人”,显然也不是讲上品诗人者三。有这三点,所以这篇中品序,也不能作为列在后面的上品序。

看下品序:“昔曹、刘殆文章之祖,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这是反对沈约的声律论的,不是讲下品诗人的。又下品序的后面,列举了“五言之警策”的诗篇,有“陈思赠弟,仲宣《七哀》”等二十二篇,二十一篇都是上品、中品诗人之作,只有“公幹思友”一篇为下品诗人徐幹之作。那也说明这段话不是专为下品诗人说的。那末它可不可以作为中品诗人的后序呢?下品序的前面反对声律论,是对沈约等人说的,不是对所有中品诗人说者一;后面讲“五言之警策”所举的诗篇,也不是专对中品诗人说者二。有这两点,所以把它作为中品诗人的后